

功”、“水袖功”、“云步”、“花梆子”等分别表演了纯洁无邪的孙玉姣、金玉奴、红娘、春兰和《天雨花》中风情万种的邪恶的苟含春。我在塑造含春这一角色时，无论在人物创作上还是服装、化妆上都根据时代与人物的需要作了大胆的革新。这出《天雨花》属于很背的传统戏，老艺术家们传授下来的服饰一直是穿“裙子袄”和梳“大头”，我考虑穿“裙子袄”演这一人物很呆板，梳“大头”也过于正统与人物不符。所以，我经过深思熟虑，冲破了一些传统观念的约束，大胆地改成穿纱质料的“古装”，腰间添加了“绦子”和“亮管垮子”作搭配，头上改成梳“古装头”，发式稍倾斜，再把脑后挽成一个很漂亮的挽髻，挽髻上略饰配物，左鬓边插一朵大红色的菊花。这样，一个活灵活现、风流妖冶的女子形象就展现在观众面前了。

在塑造苟含春这个很难掌握的人物时，我首先熟读了剧本，了解了剧情的走向及人物在剧中的地位、年龄、身份，然后根据苟含春这一人物的特色确定了她的“行当”及“派别”。我考虑她是个风流女子，用荀派手法来表演更加贴切。但荀派所表现的多是天真活泼、聪明伶俐的正面人物，动作婀娜多姿。如何把荀派手法借鉴过来为塑造苟含春这个人物所用，就是一个小革新了。既要有荀派的程式技巧，又要符合苟含春这个人物。如剧情发展到苟含春见到了英俊潇洒的按院大人左维明时，露出了她攀龙附凤的虚荣心态。为了突出表现她此时的心情，在声音处理上我采用了比较夸张的荀派味来哆哆地念道：“瞧瞧这位按院大人满腹经纶、仪表非凡哪；再瞧瞧我们那位毛成……哎！”我运用了荀派的表演方法与手式，略加修改：右手指尖尖地从里往外转了一个小圈儿后，从眼前又翻指下去，姿式稍倾斜……收到了强烈的剧场效果和观众共鸣。在对苟含春这一角色的创作中，我活用京剧的程式技巧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为此我获得了省专业会演表演一等奖。

在大量的舞台演出实践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作为一个演员，既要努力刻苦地学习京程式“四功五法”，长期演练，真正掌握它，又要活学活用，使程式有机地与剧情结合，与人物结合。只有活用程式演活人物，才能在传统戏、新编历史剧、现代戏的表演中都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京剧院）

责任编辑 王庆斌

浅谈刘传斌的表演艺术

承霖 维明

在省、市京剧圈里，哈尔滨市京剧院的中青年演员刘传斌何以能赢得“活曹操”、“活郭槐”及“东北第一猪”、“活猪八戒”的美誉呢？关键在于刘传斌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十分注重在演活人物、塑造生动的艺术形象上用心计、下力气。

京剧是高度凝炼的程式化艺术。通过程式化的“唱、念、做、打”和“手、眼、身、法、步”，这“四功五法”演唱、表演人物，塑造艺术形象。刘传斌十几岁时就从师杨月笙、于喜林、邢富罗等名师名家，专攻架子花脸，有扎实的表演功底。他饰演的《芦花荡》、《战马超》中的张飞；《青风寨》中的李逵；《长坂坡》中的曹操；《野猪林》中的鲁智深；《狸猫换太子》中的郭槐；《猪八戒招亲》中的猪八戒等人物形象都在观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受到了行家权威的一致好评。他表演艺术的突出特点是，善于把自己对人物形象性格、感情的理解融入到“四功五法”之中，把各种程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并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地通过声情并茂、形神俱佳的表演，使他饰演的人物形象鲜活起来，使观众耳目一新，叫好不绝。

他饰演的曹操、鲁智深，虽然没有得袁世海先生亲授，但有袁派的味道，又不是完全的袁派，有他自己对人物的理解与对生活的体验展现出来的表演艺术，如表现曹操被赵云勇武之势所惊魂，他唱“曹孟德在马上……”声有惊颤之音，动有险些坠下马来之姿，步有突破，伴有胡琴拉出的战马惊鸣之声，既自然紧凑，又揭示曹操内心深处的震惊，效果比用唢呐马声嘶鸣要好，是架子花脸艺术的一个创新。

他为了塑造一个心地善良、憨实可爱，又爱耍小聪明、武功了得的猪八戒形象，从演人物着手，充分发挥自己体态丰硕、大腹腆的优势，唱突破了花脸行当，揉以老生及评剧、皮影戏的腔调；念完全是通俗上口的京白；做不是京剧中武将的“云手”、“起霸”、“走边”，而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艺术化的猪

电视剧《东北大剿匪》美术阐述

关鸿志

本片以一九四六年光复以后为大背景,表现土匪与共产党在深山密林中展开的一场斗智斗勇的你死我活的较量,从不同的角度刻画了由白山黑水滋养的一群侠肝义胆、充满着浓郁的人情味的人物,重点描绘了既是绿林好汉又是奸奸走狗,既让人敬佩又让人唾骂的大匪首谢文东——这样一个具有大智大勇又犯了严重的智慧错误的有血有肉的老人。

本片的美术构想,即是从印象派色彩最丰富的五花山季节,到色彩单纯的黑白冰雪画;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到温馨浪漫的爱情;从粗犷的原始森林,到纤细的红茅菇;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充满人性的画卷。

在人物的造型上,强化人物的个性,从发型设计

到服装设计,根据不同的人物,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性格,来塑造每一个角色。在造型上力求突出黑土地上的男男女女典型的人物性格与气质。如:男人的憨厚质朴,性情率直,敢恨敢爱;女人的丰润,漂亮,媚气,泼辣。总之,要么是可爱,要么是可恨,这样一来才会得到观众的认可和接受。

在道具的设计上,根据不同的特定环境,贯穿人物角色的个性,提供典型的道具,来充实设定的场景。如:火山岩洞改为军火库;喇嘛台改为临时指挥部;谢文东的几个居所,均以不同的陈设来丰富场景的变化。在光效和烟火上,在特定的人为的气氛中,追求色彩通透以还原真实感。在景深的层次上,多采用烟雾营造战争年代的气氛。如:内景利用窗户格子

手、猪眼、猪身、猪步;打也独具猪的特色。为此,刘传斌露了一手绝活,能把手中的武器钉钯在猪鼻子上舞动得像风车一样飞转。于是一个活生生的猪八戒形象塑造出来了。

他饰演的郭槐也是如此。抓住郭槐这个人物“阴、损、坏”的特点,刘传斌为演活这个人物,从勾脸化妆开始就下了功夫,他演了一个不勾脸谱的花脸行当,这也是一个创新。这样郭槐阴险毒辣的个性特色便于在面目上暴露出来,不是脸谱化,而更真实了。他在表现晚年的郭槐时,不按正规台步走,而按节奏身抖腿颤地迈出步履艰难的步伐。在“假阴司被审”一场中,刘传斌发挥其武功优势,设计了两个“小鬼”揪着郭槐的耳朵,郭槐两腿悬空跑动的动作,把个郭槐害人祸国心虚、老年恐惧的样子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便有了“活郭槐”之赞。

刘传斌为了演活人物,在“四功五法”上不断创新。在他导演兼主演的《哑女告状》中,他主演的呆大既不念京白,更不念京韵,而是带有“口吃”的有音乐感的普通话。他所设计的呆大咬手指的习惯动作,呆大帮助哑女逃跑告状,在边唱边跑中揉进了双

人舞托起哑女的一系列动作都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表现,准确、完美地塑造了呆大“这一个”艺术形象。他总是从演活人物出发,创新地运用程式。“摔壳子”是武戏的跌扑技术,都是演员自身纵跃,两腿两臂上抬,以脊背着地,是生活中仰跌动作的舞蹈化。在《首战平型关》中,刘传斌演了个小配角日军小队长。别看角色小,他照样演人物,在对打中,他运用的“摔壳子”不是自己摔,而是八路军战士将小队长重重抛起狠摔在地,既险又真,充分表现了小队长的狼狈愚蠢,也展现了我军的英勇无比,避免了无故地自摔的不合理现象。更难能可贵的是,刘传斌别出心裁地把当代影视科技运用于舞台,在《十八罗汉收大鹏》中设计了武打的慢动作并配以激光。在《巧断鸳鸯衫》“梦幻”一场,让演员脚蹬滑轮(旱冰鞋)在纱幕后滑行又施以烟雾,亦幻亦真,飘浮不定,引人入胜,营造了气氛,突现了人物,给观众留下了鲜活的艺术形象。

(作者单位:哈尔滨市社科联)

责任编辑 王庆斌